

是苦力，還是奇蹟？

近兩年來在先進國家中，對於東亞的經濟成長流行一種相當負面的看法，而著名經濟學者克魯曼(Paul Krugman)是這看法最有力的宣揚者，他認為東亞國家的成長就像早年的蘇聯一樣，只是靠增加投入(inputs) 勞力與資本，但這些生產因素的生產力卻沒有改善，也就是經濟效率沒有進步，更談不上技術創新，當投入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增加的時候，東亞經濟體就會像蘇聯一樣陷入停滯狀態。這看法經由他在去年初發表的「亞洲奇蹟的神話」一文，以及其後他不斷的演講宣揚，似乎已經成了國際媒體必然引用的說法，而最近因東亞各國經濟成長趨緩，更再次引起討論。如果依據這說法，台灣經濟似乎沒有什麼前途，但是這是否屬實？

克魯曼這說法的學術依據，主要是來自楊格(Alwyn Young)以及他人對於世界各國生產力進步的測量與比較研究，譬如，楊格曾將各國生產效率的成長率(1970-85年)作一比較，在樣本中的66個國家裡面，東亞各國的表現確實不好，台灣南韓分別列為第21以及24名，而新加坡則是倒數第四。但是同時，名列前茅的卻是埃及、巴基斯坦、剛果等著名的沒有效率的地方！而以效率著稱的瑞士則排在最後一名！這結果清楚的違反常識，很可能是各種資料品質上的問題所引起的，而這也是跨國性數量化研究一向有的問題，重要的是這也表示這整個研究結果是不可信的。之後也有其他單位（包括世界銀行）作了類似的研究，卻發現東亞各國生產力成長率遠高於各國平均。

但有趣的是克魯曼在引用這研究結果時，無視於「埃及第一、瑞士最後」的荒謬性，各取所需的只讀出東亞表現不好的結果，而他的解釋也居然受到如此的重視。美國的日本專家強生(Chalmers Johnson)就認為，這種現象顯現的是國力下降的美國仍傲慢的不願面對亞洲的情緒反應。

當然克魯曼對於所謂的東亞經濟奇蹟提出質疑是有道理的，因為這些經濟體的未來未必能夠再像以往一樣成長，但是它們的問題恐怕不是他所提出的生產力不進步，而是它們如何因應現在所面臨的轉型的難題。

台灣這五十年來的成長當然不只是量變（多作點工、多投資些），我們生活在其中，不需要太複雜的研究，就可以觀察到各種生產力的進步，這些年來，台灣從一個農業社會成為一個工業社會，學會了如何有效率的製造塑膠鞋、電腦與工具機等，從不會到會，學習了西方眾多成熟的技術，學會了如何便宜的仿製他們的產品，台灣正式的研發作的不多，無法與先進國在尖端技術上競爭，但是無可否認，在過去有大量的「學習效果」產生了，而學習當然會改進生產力。若只限於先進國的角度，只注意尖端技術上的創新（台灣是幾乎沒有），就會忽視了這學習效果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大幅進步。

因此東亞在國際市場上的利基，不在於創新的能力，而是在於它們的生產效率，在於它們能夠將先進國發展出來的產品，以更便宜更有效率的方法製造出來。所以克魯曼所攻擊的其實正是東亞各國的長處。

不過台灣現在的難題，也正是要如何從這學習階段，進步到以創新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階段，而所牽涉的不再只是生產上的問題，企業要學習掌握生產面之外的層面（行銷、設計、金融、研發等），整個經濟社會的制度、組織結構也都要重新調整，整個經濟發展政策在設計與執行上都需要改。而以目前的情況來看，以決策的混亂進度的遲緩來看，前景未必樂觀，但當然不會是因為克魯曼所說的原因。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員）